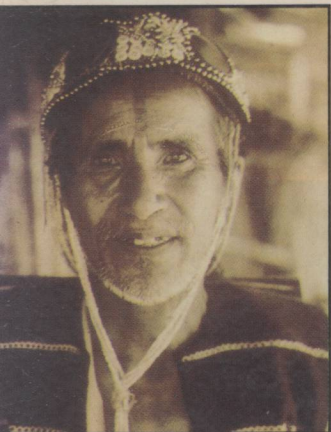


老賊·老賊·選

李敖千秋評論叢書94



「千秋評論」第1期、第11期、第16期、第22期、第26期、第27期、第28期、第32期、第34期、第36期、第38期、第39期、第40期、第43期、(下冊)、第44期、第45期、第46期、第47期、第48期、第49期、第50期、第51期、第52期、第53期、第54期、第55期、第56期、第57期、第58期、第59・60期、第61期、第62期、第63期、第64期、第65期、第66期、第67期、第68期、第69期、第71期、第74期，均被查禁，特此通告。

老賊・老賊・選

李敖千秋評論叢書④

-
- | | | |
|----------|---------------------------------|---------------|
| 著 作 人 | 李 敖等 | 台北郵箱26-735號 |
| 發 行 人 | 李 敖等 | 台北郵箱26-735號 |
| 董 事 長 | 蘇榮泉 | |
| 監 管 組 | 黃金重 督 印 組 洪富仁 校 訂 組 詹賜珠 | |
| 編 輯 組 | 呂佳真 資 訊 組 丁 靈 美 術 組 李 文 | |
| 訂 戶 組 | 張月華 發 行 組 蘇久洲 | |
| 郵政劃撥 | 0798807-8 蘇榮泉 | |
| 代理發行經 銷 | 天元圖書有限公司 | |
| | 台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 |
| |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
| 印 刷 所 |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
| 版 權 | 保有一切版權 (文責由各著作人自負；版權為各著作人自有：) | |
| 台灣境外總負責人 | 劉會雲 Martha Liu | |
| | LEE AO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
| | P.O.Box 14767 | |
| |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 |
| | (英文版由Lynn A.Miles負責；日文版由陳平景負責：) | |
| 版 次 | 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初版 | |
| 定 價 | 特價新台幣320元 | |
-

重要啓事

一、「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起發行，原定每月出版一期，到今年十二月一日，正好出滿一百期。不料七年來，由於警備總部查禁了二分之一之多，其他騷擾，又連續不斷，嚴重影響了出書進度，現在已經落了四期。

二、爲了趕上一百期的進度，將於今年七月中旬起，每逢五日、二十日各出一冊，並於第一百期時以上、下冊型態，做一特輯，以爲慶祝。特此奉告，敬請注意。



「老賊·老賊·選」目錄

一	李 敖：長使「長征」淚滿襟	一
二	李 敖：「長征」短說	五
三	李 敖：潭畔尋思錄	九
四	李 敖：從「出埃及記」到「出台灣 記」	三三
五	李 敖：希金斯案的正義意義	三七
六	李 敖：「國際奸人」的新花樣	三
七	大 風：美國的人權標準	三五
八	程思遠：白崇禧在武漢	三
九	鮑志鴻：白崇禧在武漢與蔣介石的 人事糾紛	六

一	張 挺：孫中山先生在天津張園	叁
二	宋希濂：鷹犬將軍——二八淞滬抗戰	九
三	張國燾：我的回憶	一九
三	龔德柏：日人觀念爲之一變	二七
四	李 敖：臉譜中的「政治文化」	二九
五	李 敖：李登輝的亡國動作	三〇
六	李 敖：貴賓的馬後炮	四〇
七	李 敖：高玉樹的可恥	五三
八	大 風：醜陋的中國人	五五
九	徐恩慶：余井塘競選國大代表的醜劇	六二
一〇	張 文：徐恩曾是這樣當上「國大」	

代表的

三 張純如：聞喜選舉「國大」代表的黑

幕

三 李韞暉：「國民大會」見聞點滴

三 黃應昌：有關CC點滴見聞錄

四 姜頌平：抗戰前「中統」在南通的活

動

五 文 強：軍統大特務馬漢三之死

六 沈 醉：戰犯改造所見聞

七 李世傑：火燒島十載風霜

八 李 敖：東山島與東山妓

九 陸嘯釗：嫖客、雛妓、大陸妹

一〇 李 敖：古今哭廟大觀

目 錄 四

三	李 敖：哭的政治與政治的哭	三〇九
三	李 敖：近聞零感	三三
三	李 敖：吳祺芳的「內線交易」	三七
三	李 敖：「不出戶，知天下」	三三
三	李 敖：樹敵之樂	三五
三	李 敖：從「離婚專家」到「離婚大王」	三九
三	李霽野：漫談食睡哲學，希臘悲劇， 包公案，性別及其他	三三

長使「長征」淚滿襟

李敖

曾任「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的哈里森·索爾茲伯里 (Harrison E. Salisbury)，是美國一代名家，是名作家、也是名記者。他一生遍訪了許多戰場，不是弔古，而是鑑今。一九八三年以前，他出版過二十四種書籍，尤以「列寧格勒被困九百天」(The 900 Days — The Siege of Leningrad)，為其中經典之作。可是，到了他出版第二十五種書——「長征」(The Long March)以後，真正的經典之作，又重新立下了里程碑。

這本「長征」是索爾茲伯里七十六歲時，用「腳」寫出來的作品。七十六歲這年，他帶著心臟病患者的心臟節律器、帶著打字機、帶著七十歲的老婆和朋友、助手，爬雪山、走草

地、穿激流、登險峯，靠著現代的交通工具吉普車、麵包車和越野車的幫助，穿過七八個省份，走了七千四百英里，歷時七十四天，終於從中國贛南到達了陝北。這條長路，是當年中國共產黨徒步走過的坎坷道路。當年他們離開贛南出發時，有八萬六千名同志；在一年之後，在七千多英里的行軍、戰鬥、挨餓、受凍之後，在翻越了一千座高山、二十四條大河之後，在備嘗大地的荒煙漫草和人間的萬苦千辛之後，他們到達了陝北。可是，沿途八萬名同志犧牲了、走失了，最後，只剩下六千人了，九分之八的理想主義者，就這樣離開隊伍了。

「長征」，在中共的說法是「長征」，也叫「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國民黨的說法，是「匪軍的西竄」，是「兩萬里大流竄」。……雖然在沿途中，「似乎每走一里便要經過一次戰鬥」，但是，他們的目的不在戰鬥，而在保存主力，西走求生。他們像是「出埃及記」(Exodus)似的做出「出江西記」。江西雖是他們的「老巢」，可是，在他們的敵人蔣介石的「五次圍剿」下，八個游擊區都歸於瓦解，就這樣的，他們步上了征途。

索爾茲伯里在書裏寫道：「本書記錄了五十年前的長征，資料是從數百次採訪以及文件和檔案中搜集來的。我向中國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難題，他們盡力做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對史料，直到弄清事實爲止。」在這種實地又實際的求真作業以後，索爾茲伯里寫出了這一名著，並且加以意在言外的引伸。

他引伸說：「長征是一篇史詩。這不僅是因為淳樸的戰士及其指揮員們所體現的英雄主義精神，還因為長征實際上成了中國革命的熔爐。它鍛造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打垮蔣介石、奪取全中國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們兄弟般的革命情誼。」可是，曾幾何時，「這種兄弟情誼在毛晚年發生的瘋狂動亂中消失了，給這部英雄的史詩抹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

在「抹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下，在「毛澤東晚年的那些動盪不安的歲月，也是『文革』和『四人幫』當權時期。毛的那些參加了長征的同志，那些曾經在困苦和流血犧牲的戰鬥中休戚與共的人，都被整得七零八落。許多人離開了人世；許多人在『文革』的恐怖之中去世；有些人是被害而死的；許多人還在監獄裏苟延殘喘。那些年，誰是長征英雄，誰就會被那些爭當毛的接班人的人戴上罪魁禍首的帽子。」

在這種整肅當年「長征」同志的無情與炎涼下，絕處逢生的變化來了，——毛澤東終於死了，「那些倖存者們現在又奇蹟般地掌了權。他們在鄧小平領導下，使中國踏上了他們所說的『新長征』。這一新的長征與幾十年前的長征同樣艱巨，它很可能成為當代偉大的社會和政治試驗。」

索爾茲伯里說，從一九三四年「長征」踏上征途，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段時間裏，中國政治舞台上充滿了英雄主義、人間悲劇、陰謀詭計、血腥殘殺、背

信棄義、低級趣味、軍事天才、政治詐騙、道德追求、精神嚮往和個人仇恨。紛繁雜陳，不一而足，即使是大文豪莎士比亞也寫不出這樣浩瀚的故事。而令人神往的是，故事還沒有完，恐怕永遠也完了。」這種意在言外的論定，正是這本「長征」的具有經典之作的意義。讀這本書，絕不止於看這些理想主義者們的堅苦卓絕，不止於看他們的偉大、勇敢、熱情與犧牲，不止於看他們「兄弟般的革命情誼」，而要延伸去看，去往下看，看他們在「長征」之後的變化，在打天下成功之後、在為祖國建立天堂之後的變化。在這種變化裏，殘餘的那九分之一大難不死的同志，「都被整得七零八落」了，或含恨以歿，或被害而死，或「在監獄裏苟延殘喘」。……「長征」對那九分之八死者說來，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對那九分之一的殘存者說來，卻是「革命成功我該死，長使『長征』淚滿襟」。這種滿襟之淚，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長征」的「故事還沒有完，恐怕永遠也完了」，用冷眼與熱情去看它、看它、含淚看它，淚下之餘，才是我們最能掌握的血淋淋意義。（「長征」中譯本下月由李敖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長征」短說

李 敖

李敖出版社即將出版哈里森·索爾茲伯里 (Harrison E. Salisbury) 的「長征」(The Long March)，我親加配圖、補充附錄，以期使這中譯本，比原本更為完善。這種李敖出版社的版本勝於其他一切版本的信譽，已由我樹立很久，此書也不例外。

在有心人開始讀這本好書以前，我覺得我該加寫這篇導讀，以清眉目。

一九五四年，中共「歷史研究」(雙月刊)第二期裏，有一篇「中國農工紅軍長征概述」，對「長征」有簡明扼要的敘述。作者繆楚黃說：「『長征』是指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中國工農紅軍自長江南北各革命根據地，向陝西甘肅一帶的大規模戰略轉移。參加長征的主

要部隊有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第一方面軍是毛澤東、朱德等同志領導的當時最強大的一支人民軍隊，本來活動於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第二方面軍在長征以前本來分第二、第六兩個軍團：第二軍團是賀龍、關向應等同志領導的，本來活動於湖南、湖北、四川、貴州的邊境；第六軍團是任弼時、王震、蕭克等同志領導的，本來活動於湖南東部、江西西部的湘贛革命根據地。紅軍第四方面軍是徐向前等同志領導的，在長征以前，本來活動於四川北部、陝西南部的川陝革命根據地。上述紅軍的三個方面軍，是紅軍的三大主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千百次戰鬥中鍛鍊出來的人民軍隊。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間，它們在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指導或影響下，在反對蔣介石匪幫的四次全面圍攻中，曾經取得輝煌的勝利。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匪幫又動員了一百萬兵力，對紅軍發動了第五次全面圍攻。這次圍攻本來也是可以粉碎的，但當時『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者，違背了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思想，採取了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和其他錯誤政策，結果紅軍在苦戰一年之後，仍不能不離開革命根據地進行突圍長征。」

這段話，顯然在過譽了毛澤東，因為若照毛澤東所說，真的脫離了根據地，而「突進」到江浙平原，再「以主力向湖南前進」，能否成功，大有疑問。基本上，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堡壘主義的新戰略」，這新戰略是國民黨的洋顧問，打垮了共產黨的洋顧問。在新戰略

下，江西不能久守，乃勢屬必然。所以，「長征」的踏上征途，也是遲早的事。

「長征」雖然對中共說來，是艱苦的磨難，但是因禍得福，卻也是事實。在「長征」中因禍得福，從此取得領導權的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說：「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麼？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二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

毛澤東這段話，是一九三五年「長征」剛結束時講的。他對「長征」的歷史意義所做的

肯定，有著預言式的準確。但是，歷史意義是延伸的，它不止於「長征」結束時的一九三五，也不止於中共打到天下時的一九四九，而延伸到一九五九、一九六九、一九七九、一九八九。……「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都不錯。但是，從延伸的歷史意義來看它，「長征」更是考驗「英雄好漢」的試金石。這些「英雄好漢」，為理想和祖國，受盡了千辛萬苦、跋涉了千山萬水、歷盡了千變萬化、犧牲了千軍萬馬。在任何單位都是千千萬萬的代價下，他們為理想和祖國打出了一片天下，使理想乍現、使祖國生光。可是，好景不常，他們之中的「英雄好漢」，竟以「殺功臣」式的封建方法，迫害起同在「長征」道上的自己同志來。這種無情、這種凶殘、這種瘋狂、這種不義，「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也是自古所無的。從這種延伸的歷史意義看，今天我們重溫「長征」，與其說是「為匪宣傳」，卻又何嘗不是「思想反共」？——從「長征」的對比中，看共產宗教帶給人們的瑰麗、多彩、褪色、與猙獰，豈不正是我們最好的教訓？——為理想和祖國獻身的人們啊！又心歸何處？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潭畔尋思錄

李敖

好久好久沒來日月潭了，今晚竟在日月潭睡了一夜。

所謂一夜，其實是半夜。因為清早一點就起來了，起來做工。我的做工，就是讀書寫作。杜甫詩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書」的真目的，乃在於「下筆」，「下筆」就是寫寫寫。光讀書而不寫作，只為消遣或進學而讀書，我是不來的。我從不為消遣讀書，有人問閻錫山每天做何消遣，閻老西回答說，我不覺得人生有什麼好消遣的。這話真逗，熱愛工作的人，工作時間還不夠呢，又消什麼遣？至於為進學而讀書，對我幾乎也是過去。我過去讀書無算，一生中除了入伍訓練和入獄被疲勞審問一段時間外，沒有一天不讀書，日積月累，

年復一年，學問已經成精，除了極特殊的新書外，幾乎無須再讀任何書了，只消把我過去讀的書給遣出來，化爲文章以利蒼生，就功德無量了。

有時候，我未免起疑，我感到一個人，一生讀了像我這樣多的書，是否有必要。一個人活了一生，總不該花這麼多的時間在讀書上吧？在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看高山族民俗之舞，「姑娘美如水」、「少年壯如山」，他們是那樣自然、那樣原始、那樣王陽明式「束書不觀」（把書捆起來不看），豈不也好？他們那種九族，是載歌載舞載欣載奔的九族；而我的九族，卻是古書中「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的九族，兩者相較，他們是活生生的，我卻是死沈沈的啊！

當然，高山族的活生生，也付出了他們的代價。他們不讀書，缺乏洋書中所謂「知識的力量」，一旦世外桃源侵入了挾有「知識的力量」的外來人出現，他們的命運，便被註定。——從大陸渡海而來的中國人登陸台灣，對九族巧取豪奪，整天搞各種尺寸的「二二八」、各種號碼的「清鄉」，最後，九族被逼到高山上去。這些中國人，霸占了台灣。其中有數典忘祖、也忘了高山族之祖的人，居然自稱起台灣人了，居然把後來的中國人叫做中國人了。人間蠻不講理的事，中外已多，但蠻不講理到這種滑稽、抹殺事實、而又臉皮奇厚的程度，恐怕就只此一家啦！

我靜靜坐在看台上，在熱鬧的氣氛中，靜靜看著每一幕民俗之舞。其中賽夏族的矮人祭，